

拙齋學測
赤山會語
讀書此子會心



赤
山
會
語

蕭
雍
著

中
華
書
局

赤山會語

慕渠肅 雍著

後學趙紹祖同校

講學

蓋夫子有言曰。學之不講。是吾憂也。則學何可以不講也。學以孔聖爲宗。其自敍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三十而立。四十而不惑。五十而知天命。六十而耳順。七十而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此夫子一生經歷體驗工課。非謙辭也。至聖且然。況吾人乎。適世之談學者。上超悟而迂躬修。夫悟與修。有二乎哉。知味嘗味。未有不嘗而知味者也。知途適途。未有不適而知途者也。不言修而單言悟。是隔釜而羨甘美。披圖而說路程者也。其實非我有也。設絳帳者。捕風捉影。環橋門者。隨聲逐響。言高青天。行同泥淖。身負膏疾。廣施方書。遂令觀者掩口非笑。海內以談學爲諱。大道晦蝕。世路荆棘。是誰之過與。夫學求諸心而已矣。自上聖以至於塗人。其有弗同者乎。聖何以聖。吾何以不如聖。只爲一種習心浮氣。名根利關。世情俗態。纏擾到底。把自己一點靈竅。填塞昏蔽。如水本清而垢淆之。鏡本明而塵昏之。學者正所以去垢拭塵。復元來清明之體也。非有增於初也。講學者藉朋友觀摩之助。共復此元來清明之體也。非有增於吾也。吾輩一歲二會。會僅三日。此三日之外。所習何業。既已擔當此件。豈可虛度一生。凡已痛者。必攻其受痛之處。療病者。必治其受病之源。吾輩各各默省。自講學之後。平日氣質躁暴處。能消融否。慾念纏擾處。能解脫否。世情

濃焰處。能冷淡否。精神渙散處。能收斂否。倫常闕失處。能竭盡否。動念過差處。能喚醒否。良知洞然明白。一毫欺瞞不得。於此果有得力處。講學方有實益。若虛延歲月。往復如故。則此會亦奚以爲。夫悟有頓而功有漸。機常活而神常定。志欲高而心欲下。妄希頓悟。而土苴躬行。侈言活潑。而蕩踰繩檢。未窺堂奧。而廣開法門。皆非余所敢知也。至于會講之時。須平心定氣。肅容端坐。虛懷求益。卽莠莠未必無補。有如掇拾話頭。橫口盤駁。卽此便是妄心。聽者徐徐分解。彼此均益。若執定己見。長喙爭辯。是猶有能心。謂朋友規切之義何。願與諸同志共勗之。

又

世之談學者夥矣。卑之一行自矜。不知向上一着。如身處密室。不睹大全。弊也。使人局而不張。高之抵掌性命。緩步渺修。如露坐簷椽。不蔽風雨。弊也。使人蕩而不檢。兩者蓋交訕焉。學人之言曰。學以同體萬物爲宗。此是傳要語。夙昔所聞。疇能易之。顧矢口易。覲體難。親莫如兄弟宗黨矣。幾能肫肫脉脉。痛痒切身者乎。卽子之於親。誰不知愛。回視人少則慕之時。最初一點真念。頃刻不忘。終是有間。故曰五十而慕。惟大舜能耳。庭闈尙然。何況九州。千聖學脈。未可以空言承當也。又其言曰。人只要當下認得。已是大地萬物公共之已。凡視聽言動。食色臭味。總是活潑生机。不須防檢。此語亦甚快便。活潑云者。悅樂之謂也。悅從時習。來惡可已。根孝弟真心上發生出來。本實先撥。生意稿矣。烏言活潑。是又未可以意興承當也。吾輩今日會堂上。默默自省。於此如何。言同體。須要養得箇仁體。完完全全。愛敬長仁民愛物。週身血氣。

榮衛無一處不流通聯貫。方是同體實學。言活潑。須要洗滌得潔潔淨淨。無一毫粘帶。凡富貴貧賤。顛沛患難。生死妖壽。視如寒暑晝夜之遞遷。了不動念。獨往獨來。不憂不懼。方是活潑真機。痿痺不仁。動言同體。葛藤不斷。侈言活潑。饒說得天花墜亂。於自己身心。不相交涉。紙鳶木芝耳。

又

孟子曰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。時雨上矣。次之而成德達材。又次之而答問淑艾。隨時變化。因材施教。如大造鼓鑄萬物。各充其量。今之教者。不問初學久學。上資中資。摘出最上一語。開口便是這箇。論事曰。先要明學。論學曰。只要悟性。凡古今之以氣節稱者。以功業稱者。以清修稱者。槩目之爲不聞道。謂是數者。不足以盡道。則可。謂之非道。則不可。道豈懸空無用之謂耶。孔孟之後。名賢代不乏人。若漢之張留侯。諸葛武侯。唐之李鄴侯。宋之韓魏公。范文正公。司馬溫公。出處事業。儘是合道。難說不自學問中來。特未嘗著書耳。川澮揔。是河派。邱垤揔。是岱脈。道未墜地。豈謂無人。世之談者。推尊濂洛。諸君子中間數百年。一舉而盡掃之。冤哉。夫子論天下國家。可均。爵祿可辭。白刃可蹈。舉人所視爲難者。而極言中庸之不可能耳。非鄙棄三者。而謂不必能。不屑能也。其言克伐怨欲不行。而曰仁則吾不知欲。原憲默默體勘。此不行處。纖毫未能融化。如金之在爐。稍有些夾雜。便不是十分純金。故曰。吾不知。以待憲之自悟。非抑之也。世之談者。一切目爲亡當。而過爲高渺之論。初學之士。平日功力未到。驟聞此語。精神彷彿。志意飄蕩。遂成放傲之習。所關世道人心不小。誰建旗鼓。而令至是。象山先生莞庫學問大進。其自言曰。某在人情物理上。

傲工夫。陽明先生初年習靜。從龍場憂患中大悟得力。其言格物是誠意工夫。何等真切。世儒坐紫陽大賢於堂廡之下。直欲凌陸王二先生而上之。誠不知其何見也。

又

近世儒生。交口而非譏談學者曰。趨步舜也。而心非也。是濶名實而爲亂首。縉紳先生亦羞言之。蓋由一二談學之輩。立論過高。其言天理人欲。曰。人欲卽是天理。言人心道心。曰。人心卽是道心。言操則存。舍則亡。曰。本體上着不得一操字。言克己。曰。克不了。言莊敬。曰。恐犯手。愈說愈元。愈元愈惑。遂令寡聞淺見之夫。借一二儻侗之語。以文其陋。而嗜利規勢之徒。借廣大圓融之說。以濟其私。觀者見其猥鄙無當。掩口非笑。噫。此豈學之過哉。學不講不明。學非盛世之所宜諱也。吾輩旣名講學。欲明此學。如日中天。人不吾議。當求爲無可議。立身行己。徹內徹外。上不媿天日。幽不媿鬼神。俯不媿妻子。浩乎如河海之無不容。而涇渭亦自有分。屹乎如山岳之不可搖。而平易亦自可親。出則參兩事業。彪炳宇宙。處則篤實光輝。雖隱亦見。此之謂大丈夫。真豪傑。衆具有目。豈惟不爾誚讓。其將以吾黨爲赤幟。而翕然向風。則茲會不有厚幸乎。勉旃哉。毋忘今日交儼之意。

與弟登論學

吾郡會所頗多。但議論未得歸一。執辯求勝。有如聚訟。摠之不越修悟兩端。主聞道爲上。修行次之一語。修悟二字。分不得先後。亦分不得上次。世上有一等在名義格套上做較。那由仁義行的。落第二層。故曰

次若是真修。修卽是悟。不修悟箇甚麼。眞悟。悟卽是修。不悟修箇甚麼。此所謂一人而二名也。辟之五穀。人人知味。人人甘食。知味便要食。食口便知味。何爲上。何爲次。孟子曰。理義之悅我心。猶芻豢之悅我口。下面緊接牛山之木一章。聖賢教言。針線縫密。毫無滲漏。此是真血脈路。吾人不從自己身上透骨切心。處着實理會。祇憑聰明上見解。氣魄上承當。門面上改換。光景上玩弄。平時指東畫西。一臨事變。手荒脚亂。神昏氣餒。向來些小樣子。撐持不定。倚靠不得。皆由平時精神渙散。工夫不熟。致有此病。所謂修者何在。悟者何在。徒成一夢中語耳。不佞少不知學。冉冉老矣。吾弟資性篤實。任道之器。趁壯年發志。務求實學。實用。不負此生。有聞幸以告我。

識仁

頃閱家廣文伯穀問答錄。論學者須先識仁。詳哉其言之矣。無能贅一詞。竊謂先識仁三字。程明道先生指示學者入門路頭。到得工夫純熟時。通體渾是仁。仁亦是名號。安所事識。曰。識猶二之也。行人識路。若家常路。出門便是。朝夕由是。固且忘之。安用識。識人識面。自己耳目口鼻。原是我的。亦用識否乎。未至須先識。既至不須識。或亦明道教人之意。吾人各各體驗親切。看得活。用得圓。豈但誠敬是存仁工夫。防檢窮索。亦是存仁工夫。千言萬語。皆合併得來。人患提念不眞耳。眞志於仁。自會識仁。如人發志願行路。自會識路。無柰却步不前。坐而謀路徑之迂直也。是以孟子有熟仁之訓。

去障

一友問學要去障。何如。曰。有富貴之障。有功名之障。有道德之障。勘得破時。道德無障。功名無障。富貴亦無障。世之以障爲悟。有矣。聞見障矣。聞見安可廢也。形形色色。皆太虛中所有。特不爲形色作礙耳。一切屏去。憑藉虛見。究且有莽蕩之病。亦一障也。技能障矣。性靈中有自然作用。此謂之才。才何可無偶。人兀坐動止。須人。昧子宵行。東西易向。有不傾仆也者。幾希。亦一障也。事物障矣。人性中信不可着一物。工夫須從日用上練習。曾哲浴沂風雪。夫子第就見在而與之。世儒遂以爲千古絕學。堯舜事業。直將糠粃視之。操舟而不習柁棹。吾知其蔑有濟也。亦一障也。局隘障矣。天地萬物。信同一體。然惟盡己性。而後能盡人性。成己乃所以成物。欲如大舜之與人爲善。須看得舍己從人。樂取爲善處親切。設筏渡人。而不先問津。宵溺耳。亦一障也。終日論學。抗辯求勝。障矣。復忝以禪語。立地成佛。由有佛心。雷鳴何人不聞。近火何人不驚。頓悟了手者。誰乎。原無夙根。徒據紙上經卷。摘取上品醍醐。奉爲無價至寶。談禪則不能離儒。談儒又不能捨禪。人生精力有限。到頭作何究竟。是又添一障也。陽明先生云。學問只求日減。不求日增。不若將一切聰明見解。瓦塊玉屑。盡皆融化。不留絲毫於胸中。直將生來一點靈明。透露保任。針針見血。步步踏實。方爲徹內徹外。有體有用之學。程子曰。廓然大公。物來順應。只此八字。學在是矣。高明以爲然否。

本體

學者動言本體。漸入迷茫。夫本體人人自有。不待言。不必言也。所與朋友講究者。實體工夫耳。離本體而言工夫。鑿也。遺工夫而言本體。虛也。卽如禪家貴悟。然亦不廢修持。達磨面壁十年。歷盡苦魔。而後成道。

阿難親從世尊數十年。幾墮法身。而後得悟。悟後修持益堅。直至滅度。毫不解散。方始成佛。譚何容易。吾人當以孔孟爲宗。論語言時習。中庸言慎獨。孟子言集義。並不曾離了工夫。單言本體。蓋本體不落形聲。不假思議。待學者功深力到。積久自悟。不可以言語形容。凡可言者。皆學問之功。所繇以入於悟之路也。故曰真悟不解。解悟不悟。

戒慎恐懼

有疑戒慎恐懼爲此心之窒者。審爾則堯舜之兢業。不如朱均之放傲矣。有是理乎。從諸聞戒懼者。在見顯上着意。揖持便有厭苦之病。有時戒懼。有時不戒懼。從不睹不聞戒懼者。在微密中優游存養。有灑然自得之意。無時戒懼。無時不戒懼。蓋不睹不聞性體也。性體圓妙。瑩淨活潑。潑地所謂戒慎恐懼者。非有物在手而捧持之。非有患在前而驚怖之。正惟常存此圓妙瑩淨活潑之體。不受塵縛。不逐世禁。似執非執。愈斂愈舒。吾無意於戒慎恐懼。而戒慎恐懼自在也。此性體也。虞廷精一授受。以至聖聖相傳。皆不越此。不言戒懼。而曰見性。性從何見。種種情慾。誤認爲順適天機。究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。

堯舜事業

堯舜事業。一點浮雲過太虛。是言堯舜許大事業。於性分不加。如浮雲之過太虛。於太虛無與。非謂堯舜事業。當不得甚事也。事業者。吾心之發用也。非事業。則性體無處顯現。而工夫亦無着落。中庸言慎獨。便說位天地。育萬物。言盡性。便說參天地。贊化育。大學言明德。便說齊家治國平天下。蓋未有不能經世而

可言學者。未有不適於用。而可言明體者。吾人日用之間。酬酢萬變。無非事業。經綸事業。無非此心。自非平日工夫人微。涵養純熟。一切習心習氣。消化得盡。臨事牽滯紛亂。便有差錯。安得井然有條。此等處。須密密體察。不可放過。有等逐外遺內。些小事業。侈然自足。而不透元來真性。是無源之水。無根之木也。又有沉空守寂。而遺棄事業。爲不足理。觀流竭而可知其源涸。枝枯而可知其根撥。均病矣。合而觀之。迺爲全體大用之學。

名實

論者謂學不可有名心。所不可有者。好名之心耳。夫名安可忽也。天下無無名之人。亦無無名之善。如忠臣。忠是名。孝子。孝是名。悌弟。悌是名。廉士。廉是名。仁人。仁是名。愛忠名。便不欺。愛孝名。便不逆。愛悌名。便不傲。愛廉名。便不貪。愛仁名。便不苛。士人惜名檢畏清議。疾沒世而名不稱。名安可忽也。顧名實也。好名僞也。爲之自我者。當如是實也。急人知而名焉。僞也。僞名。人之所惡。天之所忌。王莽蚤死。卽不得與吐哺之聖並稱。豈致有篡弑之惡名。秦檜素有時望。拜相之日。朝士皆賀。惟晏敦復有憂色。檜不相。豈致與其妻孥裸體跪伏於武穆堂廟貌之下。市兒牧豎。皆得而鞭之。檜之相。莽之年。天罰之也。一時之富貴。可竊。萬世之令名。必不可盜而得也。此真僞之辨也。不此之辨。而槩云名心不可有。世人不察。藉爲口實。人獨有此名義耳。非是。則大防潰而行。檢裂世風。其何賴焉。

狂狷鄉愿

狂者亦是檢飭的人。只因氣局闊大。功夫欠細密。故曰狂。狷者潔潔淨淨。無一毫點污。只多了有所二字。便落方隅。不能四面通達。故曰狷。局大收束易。局小開展難。故狷次於狂。鄉愿過惡。在一媚字。王俊媚秦檜而陷武穆。丁謂媚萊公而親膏囊。古今小人。只一媚字。壞盡人品。結果了一生。鄉愿是箇流污不忠信不廉潔的人。做箇老實恬淡的模樣。是工爲詐而巧爲貪也。故曰德之賊。世人見放曠高張者。目之爲狂。狂如是乎。是厚誣狂也。見履繩蹈規者。指之爲鄉愿。鄉愿能如是乎。是過譽鄉愿也。倒置甚矣。故不可不辨。

楊墨子莫

孟子闢楊墨。譬之爲無父無君。等之爲禽獸夷狄。痛惡之極。此非盡楊墨之罪。爲楊墨之言者之罪也。楊子初往見猶龍氏。及其返也。舍者與之爭席。頓改換了樣子。亦是最明快的人。墨與孔子同時齊名。公輸攻宋。墨子善守。亦是有幹濟的人。惟是道理原是一個。二氏分爲兩途。一則爲己處着念過重。一則爲人處着念過重。纔着重。便有病痛。孟子就他一偏處。極言形容之耳。天下非一毛之所能濟。摩頂放踵。人情乎。須活看楊之言曰。人人不拔一毛。人人不利天下。而天下治。墨之言曰。萬事莫貴於義。先立定主意。不知通變。其說之弊。必至於禍天下後世。此無楊墨之失耳。子莫執中。從楊墨上起見。不是自心中流出。便不能圓轉順應。到得至當恰好處。故曰無權。孟子去楊墨百餘年。而好異者標幟二氏之說。借爲我以濟其自利之私。借兼愛以濟其融通之術。分門立戶。聚衆樹黨。言盈天下。而世道人心。壞亂極矣。孟子安得

不極力抵諍之。

三聖人辨

赤山初會講堂上。論及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。一友問曰：三子何以不入道統？解曰：道爲虛位，屬在人身上。於子則謂孝，於臣則謂忠，於弟則謂悌，於友則謂信。潔身則謂清，覺民則謂任。容衆則謂和，皆道也。則皆統也。友曰：序不云乎？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。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並不會說及三子。此說非歟？一友解之曰：所謂傳者，虞廷十六字。文王作象，周公繫爻。孔子贊易，孟子七篇相傳以此。昌黎氏之言也。孔傳孟子不及顏曾，此二賢者豈在孟子之後耶？友又曰：孟子曰：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。亦甚不滿於三子矣。解曰：伯夷不是褊急的人，觀他不念舊惡，何等寬洪。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。孟子就他清的一邊形容之極。伯夷似江河，特不如孔子之大海耳。故曰隘。柳下惠亦不是倨侮的人，從焉能澆我四字看，覺占地步不如孔子只說磨而不磷，涅而不淄。不說人不能磷，不能淄。更渾融。故曰不恭。不由如三條正路，那兩條路不如這一條路平易闊大。人當從這路走，不須從那兩路走。故曰不由。三聖人已到至處，只爲孔聖一箇時字比倒了。此當以分量言。吾人尙論千古，直將鄒聖所尊稱爲聖者，麾而置之道學之外，未敢以爲然也。

四先生論

理學紹明於宋，至我本朝而益光大之。然從祀廟庭者，僅僅四先生，典甚嚴矣。論者猶不無軒輊焉。姚江

尙已。新會受學崇仁。而超悟不由師傅。河東視餘于伯仲之間。而於新會。不無遜焉。此舉人之言也。河東之學。亡論讀書行錄。句句精實。卽其官大理時。巨璫王振。怙寵專橫。擅行誅殺。公與同鄉。振引以爲重。欲一見而不可得。振姪王山淫肆。誣陷人死罪。公釋之。振怒。喉言官劾公。故出人罪。繫獄議死。公不爲動。夜讀周易不輟。所謂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無入而不自得者。非耶。新會處此。不過如是。不能有加於河東之上也。死生一關。最難打破。閒論易。臨境難。文清當此之際。持得定。應得閒。非平時養深力厚。未易臻此。世儒尊稱新會。如所謂舞雩三三兩兩。勿忘勿助之間。時勤歌咏。所微不足於河東。餘干者。謂其仍宋儒窮理之說。未能脫灑。夫窮理。聖門所不廢。孔子生知。至如辨洋實。識商羊。專車之骨。肅慎之矢。亦生時就知。乎。新會蚤年於古聖賢垂訓之書。無所不講。後歸白沙。靜中有悟。文成博洽淹貫。隨叩隨應。于凡禮樂刑政。兵戎錢穀之類。靡所不該。而致良知三字。乃其學問主腦。則窮理安可盡非也。之四先生者。雖識趣分量。不能盡合其所至之域。則同九原可作。雖爲之執轡。所忻悅焉。何敢以意軒輊之也。

立志

語曰。士先志。人有必爲聖人之志。而後肯學聖人之學。奈何立志者之鮮也。寒之於衣也。飢之於食也。儒之於青紫也。皇皇焉如將不及。至於學。則謙讓未遑。語之以聖。則退縮不敢也。聖人亦人耳。不學不可以爲人。飽食煖衣。孟子之所謂近於禽獸。紆朱拖金。史氏之所謂沐猴而冠者耳。人可甘心爲異類乎。間有慨然自許者。亦只是意念激發。隨起隨倒。難語真志。發志不真。未可與立。欲立真志。在親師友。人生自少。

至壯。自壯至老。畢世精神。惟是富貴一途。嗜欲一念。深入骨髓。自非藉明師良友。時常觀摩規切。透出一種清味。安能洗換一付俗腸。露見頭面。將終其身。無長進日矣。信不可一日無師友也。而交又不可不審。雖洪爐不擇鉛鐵。而毒火亦能裂釜。聖嚴損友。易戒匪人。蓋其慎也。凡我同志。宜三復於斯。

明史稱先生學過其兄。而惜乎所著之不傳也。按葉玉城所作先生行狀。有泉河紀略。古今倫鑒。諸書。其備兵睢陳時。又刻有牧民要語。讀律員機。行世。今邑志皆不能一登其目。則其書亡久矣。此亦山語錄一編。先生以啓迪其族人及會中同志之語。隨筆之所紀耳。然論學有本末。雖宗尙餘姚。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爲非。讀三聖人辨。四先生論。窺豹一斑。亦可以得其大概矣。嘉慶五年六月二十日。後學趙紹祖識。